

【人生随想】

在明代头号智者刘伯温名下居然挂靠着一部常识大典——《多能鄙事》，举凡饮食、器用、方药、农圃、牧养、阴阳、占卜之法无所不包，是当时家家必备的工具书。有人说，这部书跟刘伯温八竿子都打不着，坊间托名于他，是为了扩大影响和销路。这就说明了一个问题，由公认的智者来倡导多能鄙事，才会产生显著的功效。

“多能鄙事”源自《论语·子罕篇》。太宰好奇地问子贡：“你们的先生是圣人吧？为何这样多才多艺？”子贡告诉对方：“天意要玉成我们的先生为圣人，就赐予他一些非凡的能力。”孔子听说此事后，不以为然，他给出的标准答案才真叫靠谱：“我年轻时身份低下，所以会干不少粗活。”儒家的六艺是礼、乐、射、御、书、数，现在打量它们，样样都不算粗活，但在当年，由于有人专司其职，贵族对这些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必修课不肯上心去学，精通更谈不上。“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孔子强调自己的能力源自于小时候的底层历练，这种诚实非常可贵。

古代的大智者多半出身贫贱，粗活儿干得好，细活儿才干得成。傅说修筑过城墙，吕望贩卖过笊篱，百里奚养过牛，诸葛亮耕过地。史有明文，并非虚构。顶级文豪苏东坡也酿过糯米桂花酒，以独家烹饪法做出美味可口的红烧猪肉。干粗活儿，并不是可羞可愧的事情，恰恰是他们

多能鄙事

□王开林

生命中一段不可或缺的宝贵经历。这说明，大智者的悟性也须接地气才行。

要了解魏晋名士的绝版风流，就不可不读《世说新语》。在“简傲”类中，描绘嵇康的笔墨尤其传神：嵇康在大树下与好友向秀打铁，贵公子钟会专程来拜访他，他却视而不见，良久不交一语。钟会遭到冷遇，不免感到尴尬，既然搭讪不成，只好溜之大吉。可钟会刚转身，嵇康就用冷冰冰的语气问道：“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也很机智，口才一流，原版录音是：“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嵇康得罪了贵公子钟会，这个无解的死结最终就只能靠快刀斩断。嵇康弹琴时，“手挥五弦，目送飞鸿”，固然超逸非凡，但他打铁时，傲视左右，旁若无人，精气神十足。鼓炉甚乐，打铁亦欢，嵇康这是在做鄙事？简直是在干绝活，人格的魅力如火星般迸射。

几年前，有位大学生听完讲座，递来纸笔，请我给他写上一句话，我略微沉吟，给他题写了八个字：“多能鄙事，不拘小节。”他对前四个字心存疑惑，请我讲解一下。我说：“鄙事就是那些粗活儿，并没有任何贬义，比如各种各样的庄稼活、修理活、木工活、家务活都算。一个人干些粗活儿，从中有所体悟，同样能够获得真知。我认识的不少作家和画家都在其专业范畴之外另有所好、另有所长，有的会烧菜，手艺不亚于饭店大厨；有的会养花，功夫不逊于园艺技师；有的会剪纸，有的会修车，有的会打制家具，有的会装修房子……业余时间，他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一个书呆子不会干别的事情，其本行的功力也往往有限。”

为了佐证我的观点，我还给他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某年，我陪一位朋友去念楼拜访钟叔河先生，听他谈文论道的时间还不如听他侃当年拖板车和做木工活儿的时间多。他告诉我们，家里的书柜、书桌都是他亲手打造的。意犹未尽，钟先生还要我们用手触摸那些旧家具，“几多平整！几多硬扎！几多牢靠！”得意之情溢于言表。他一直妥善保存着那套自制的精美绝伦的木工模具，视之为镇宅之宝。听我讲完故事，那位大学生恍然大悟，多能鄙事并非不务正业，恰恰是对正业的侧方位滋润。

如今，某些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年轻人视富贵如等闲，以杜甫的诗句“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裘马自轻肥”来形容，丝毫不算夸张。他们昼夜出入高级场所，处处不离酒色财气，在吃喝玩乐上，他们挥金似土。祖辈喝过的那些苦水他们不曾喝过，父辈干过的那些粗活他们也不曾干过。某些富贵子弟就算算身名校，出洋留学多年，却仍然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要说他们多能鄙事，我们还须脑筋转弯，此“鄙事”非彼鄙事，正事不立，则鄙事真鄙。

(本文为著名作家)



【万松浦讲稿之七】

中原失礼

□张炜

礼失求诸于野

中国流失的很多好东西，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反而有所保留。那里原来处于汉文明的边缘地带，他们抱着学习的态度，漂洋过海到中国学习，所学到的每一点可以说都来之不易。他们因此就格外珍惜一些东西，并且牢牢记住了，记到现在。

同一片大陆上也有这种情形：中原地区丧失的一些好东西，在东亚就可以找到很多，反过来让文明高度发达的中原地区有一种自愧不如的感觉。就像当年孔子说的，“礼失求诸于野”。现在我们失去的“礼”太多了，有的存于边缘，到韩国和日本这些地方待一段时间，常常会有这样的感觉。当然，韩日也有各自的问题，我们只是从中原失礼的意义上说一下。

比如，我们这边有一个毛毛躁躁的孩子，他的粗野和愣劲儿我们很容易想象，因为这样的孩子很多。可是他到韩国去留学，不出一两年就变得彬彬有礼了。我们见过不止一个这样的活生生的例子。

讲到地区和民族的文明、文化，讲来讲去反而容易让人糊涂。比如前一段热衷于谈“先进文化”，一打开电视就一定要出现一群老太太描得满脸通红，拿着扇子在扭。当然，给“先进文化”配图很难，但也不能总是请出一群扭动的老太太。

还有，谈到一个地区的“现代”和“繁华”，画面上通常就会出现一些刺眼的闪光灯，旋转的舞台，特别是要有一群跳舞的人，光着膀子唱歌的女人。总是如此，大同小异。

谈到文化，有什么更生动、更具体的事物可以告诉我们？当地的文化人物，他们的劳动，还有书籍与民众生活关系的展示，这些是不是也可以列举一下？

文化是很抽象的，又是很具体的。它的水准和状况究竟如何，莫过于观察日常生活和人群面貌了，它在我们习而不察的细节和角落里表达得清清楚楚。走在大街上，如果跟海外一些较好的地区相比，会感觉“文化”两个字是多么的具体。不同地区的人神情就不一样——比如武咋咋的一群面孔，让人很快就会感觉到文明驯化和教养的程度如何。苛刻一点讲，许多人还是一些“生坯子”。

如果仅仅是按比例看，我们这

儿一座城市受高等教育的人口已经很多了，但是，总也解决不了举手投足间流露的那种粗野气。看来，受到了怎样的教育是一个问题，另一个问题是，只要形成了一种氛围、一个群体，其中的个体如果不是足够优秀的话，他表现出的大致还不会文明教养的差别，而更有可能跟从和化进相对野蛮的当地风习中，有一种向下的趋同性。比较起来，我们这里还是嘈杂了一些，总也安静不下来。何止是声音，刚才讲过，他们脸上的神情就不对劲。

文化素养较高的地区，人的神情会比较自然放松，会安详一点，举止也安稳收敛一点，动作的幅度也不会特别大。

人如果生活在比较野蛮的地方，就必然要生出对这种环境的戒备心，时间长了，他们的神情与举止也就变了。

所以一个地区、一个族群的风气，人说话的语气还有脸上的神情，是最能说明社会文明程度的——这里面哪怕只有一点点差异，要改变，可能就要花费上百年的时间。文明的汤水要调养一个地区或一个群体，需要的时日将是漫长的。

举个例子，在公共场所我们常常看到一群等电梯的人——他们百分之九十都会堵在电梯口，根本不考虑应该站在什么位置，不考虑先下后上的问题，也不会自觉排队，不会礼让孕妇和老人儿童，而且他们当中总有几个人在大声喊叫，或者随地吐痰。

这样的群体，离现代文明还有相当遥远的距离。可是我们这里有一个可怕的误解，认为只要富裕起来了，只要有了大把的钱，一切也就万事大吉了。其实粗劣的人手中的钱越多，对世界的损害也就越大——当他们贫弱无力的时候，世界倒会更安全一点。

敬畏食物

现在有些学问高深的人，也注意从最基本的传统经典开始学习，并用在教育下一代方面。像一些家训、一些幼年启蒙读物，有的需要扬弃，也有的可以借鉴，不妨拿来好好用一下。里面有一些行为举止的强调，今天看是过于严格了，但想一想有的是巩固文明的，有的是意旨深远的，都通向伟大民族的精神源路。比如“一粥一饭当思

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说得何等的好！有了这样的思维，难得不去想象这是怎样的一种文明传统，难得不产生敬畏。

但是现在这种敬畏我们不但没有了，而且相去遥远，连个踪影都看不到了。我们现在是怎样的？单讲吃饭，刚刚有点东西可以挥霍了，有些官商场合就像当年的慈禧太后差不多，奢侈到吓人的程度，又哪里止于“吃一观三”？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那些频频举行的宴会、那些财大气粗的权与钱的酒席，除了有一种犯罪感，再就是疼和憎，是担心上天的诅咒，恐惧报应的厄运。

一个人能吃多少？不过是那么一点点，可是菜要一道接一道上，桌子比乒乓球台还要大，菜色无数，不得不让专门的服务员把菜摆在稍远一点的地方，不断地端过来调换，这样最后吃掉的还不到十分之一，绝大部分都要扔掉。

这个情景反衬的回忆，就是同一片土地上残忍地饿死、吃糠咽菜的一群群人。而对食物的敬畏，却曾经是我们民族的传统。

到海外一些地方，时常能感觉到这种敬畏的存在。比如，他们通常使用很小的碟子，生怕食物剩掉。如果剩下扔掉，他们觉得不仅是浪费，而且直接就是对食物的不敬。在韩国，对方在宴席上常常对客人介绍食物，这是哪里产的，多么好等等，他会这样强调。于是有人嘲笑他们，说无论端来多么简单的食物，都会说：“好东西呀！很贵的！”

是的，食物就应该是很贵的——很宝贵的。

对食物的敬畏就是对生命的敬畏。无论是植物还是动物，它们都要损失掉自己的生命来到人的面前，变成食物，让我们果腹。想一想这是多么重大的事情。它毕竟也是一生！一条黄瓜、一个地瓜、一条鱼、一只羊……它们终止了自己的生命，变成了人的食物。

该不该敬畏食物？我们明白了这些，才会理解西方常常出现的场景：吃饭前群体祈祷并感谢上帝赐给食物；还有那些宗教人士，他们宰杀生灵的时候，会轻念一句话，然后再做。这里面表现了多少的无奈和悲哀。我们甚至相信，只要人类不能终止吞食其他生命，也就不会结束自己的巨大苦难。

(本文为著名作家，山东省作协主席)